

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

亡灵谷迷案

[日] 内田康夫 著



北林图

A00166421

472256

内 容 提 要

自由职业撰稿人、私家侦探浅见光彦在游奈良时结识了日本某出版社的女编辑美果。俩人在无意中卷入了亡灵谷被害的无名女尸案件中。他们出于正义感与责任心，以及不屈不挠的职业秉性，作了各种推理。情节描写细腻，故事叙述生动，许多伏线埋在紧张的情节之中，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作品深刻揭示了日本社会的黑暗面，描述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案中有案，悬念叠起，把故事几次推向高潮，又几次引向新的岔路，读来欲罢不能，掩卷后又令人回味再三。作家以作品来表现了推理小说的容量和社会意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内田康夫，1934年生于日本东京都。1980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死者的木灵》，从第三年起埋头写作，至今已出版近50部长篇小说。他的系列小说“名侦探浅见光彦”在读者中颇获好评。主要作品有《后鸟羽传说杀人事件》、《户隐传说杀人事件》等。内田康夫的小说充满着诙谐，人称只要有内田康夫和浅见光彦，日本的推理小说就能够保持繁荣与安宁。

ABE KONO
1934

日本优秀侦探小说丛书

栋居刑警的愤怒	定价：16.50 元
亡灵谷迷案	定价：16.50 元
浴室迷雾	定价：10.00 元
女人阶梯（上下册）	定价：28.00 元
被玷污的书	定价：14.00 元
世家迷雾	定价：15.00 元
绑票陷阱	定价：24.00 元
凌晨三点钟的罪恶	定价：15.00 元

绑票陷阱

凌晨三点钟的罪恶

村 47
长中

责任编辑：力群 田大军 陈文娟
装帧设计：田大军

内田康夫

nei tian kang fu

目 录

亡灵谷迷案

序 章	1
第一章	在抄写经文的寺院.....	8
第二章	奈良的旅舍·日吉馆.....	38
第三章	香药师佛的秘密.....	68
第四章	棘手的嫌疑犯.....	94
第五章	消失的“真人”.....	125
第六章	日本美术全集.....	167
第七章	爱慕菩萨的男人.....	195
第八章	秋条寺里的悲剧.....	221
尾 声	250
他杀的疑惑.....		257

序 章

1

春色又润奈良坡，石佛颐上微雨流。

——会津八一

在奈良县与京都府毗邻之处，即从前大和国与山城国交界处，有一处隆起而舒展的丘陵地带，当地人称做“平城山”。以前女子学校中有一首传唱的歌：“思念令人黯然，哀伤无从排遣。仿佛那平城山，曾经沧海桑田”——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平城山》。

穿越平城山往来于大和与京都间的道路是“奈良坡”。这在古时是指从平城宫址的北面到山城的歌姬路，现在则一般指经过般若寺旁，奈良大道山岭附近的是24号

国道。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奈良坡是连接山城与大和、吉野的最短路线。所以这里自古以来一直是交通要道。到地方上的国府等地赴任的万叶歌人在此与家人、情人依依惜别。建造东大寺大佛殿的木材在木津运上岸后，也要经过这里。

平重冲在宇治击溃源赖政后，也是越过奈良坡侵入了南都，乘势放火焚烧了以兴福寺为首的南都的寺院建筑。平重冲在后来的一谷会战中落败被俘，虽暂时押至镰仓，但由于奈良僧侣的众怒难平，又押送到奈良。后在与奈良坡遥遥相望的木津川畔被处以斩刑。

奈良大道——现在的24号国道于京都府的木津町境内穿过进入奈良，在将到奈良坡顶端的地方和古道分开，向左侧延伸成一条歧路。两条路的交界点有一处车站，站名标为“奈良坡”。

古道非常狭窄，只能容两辆车勉强紧贴着驶过。道路两旁是些古旧的民居，低矮的房檐紧挨着，不时可见崩塌的垣墙。其中也夹有新的建筑，但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古道尽头的平坦空地上有一座般若寺，别称“大波斯菊寺”。寺庙的门楼是国宝，其他如十三层石塔、文殊菩萨骑狮像等也属于重要文物，但游客出奇的少。

经过般若寺，道路往奈良市内及东大寺方向延伸，在中途的三岔路口中间有一尊高两米有余的石佛。这就是会津八一诗中所吟咏的奈良坡的石佛。可能当时石佛很随意地站在大波斯菊丛生的草地上，而现在周围的民居已经步步紧逼，三面围墙把石佛圈在仅有一坪大小的方寸之地，十分地局促。

不过石佛的表情始终未变，面带微笑朝着西方站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石佛的名字成了“夕日地藏”，会津八一曾描写石佛“其表情如笑亦如泣”。

此时正当会津八一诗中描绘的“石佛颐上微雨流”的时节。细雨在一个早春的午后静静地飘落着。虽说是春雨，但气温却总不见回升，加上本来游客就很稀少，奈良坡的古道上几乎看不见行人。

如果是荒郊小道倒也罢了，奈良坡也算是奈良城镇的一角，好歹有般若寺和夕日地藏两处“名胜”，竟也意外地空寂冷清。

微雨之中，一个女人静静地站在夕日地藏的前面。她没打伞也没穿雨衣，夕日地藏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避雨的屋檐，因此她的头发和防寒服的肩部都淋湿了。

女人的样子像在等人——一会儿悄悄地看看坡道下面，一会儿看看上面，不时瞄一下手表，可能是约了谁见面。

等了一阵，女人似乎失去了耐心，她举步登上坡道，走到“种子屋”的屋檐下。这是一家名副其实卖种苗的商店，位于去般若寺的中途。她盯着夕日地藏、般若寺看了一会，又看了几次表，然后走进微微落着的雨里。

这次她没有停顿地快步经过般若寺门前，穿过奈良坡的街道走了。

京都府相乐郡加茂町在数年前人口还只有九千多人，境内分布着田地、茶园、栽培香菇的林地，是一处具有牧歌式风光的田园地带。加茂町唯一全国知名的是这里生产的壁纸，不过是处典型的恬静“乡村”。

但是在町内正中原本一无所有的丘陵地带突然建成了一个三千户的大型住宅区，人口也激增到原先的两倍。现在居住在加茂町到奈良、大阪那边上班的职员约有五千人。

加茂町一度被设为国都。八世纪中叶，圣武天皇时期，这里被称做“恭仁京”。从平城京迁都到平安京之间仅三年两个月的间隙时间里，这里被当作都城，但不待宫城完成，国都就迁到了摄津难波宫。所以在历史上这里几乎没有再被提起过。

加茂町最有名的历史遗迹毋庸置疑是净琉璃寺。寺院不大，远离奈良城镇，位于交通不便的田园之中。但由于堀辰雄的短文《净琉璃寺的春天》而一跃成为深受女性游客青睐的地方。

那是到达奈良之后的第二天早晨。途中的山路上，开放的蒲公英、芥菜花自然地映入眼帘，令人怀念的旅人情怀油然而生。走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来到了净琉璃寺的小门旁，忽然看到一株马醉木正在盛开，那一刻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

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那没什么气派的门是寺门，差点失之交臂。正当此时，门内一株盛开的绯桃树上方一件令人惊异的东西闯进了我的视野，我不禁停住了脚步。那东西仿佛鸟的翅膀，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美丽色彩，像要忽然飞离这里。那就是净琉璃寺的塔尖上锈迹斑斑的九轮。

这段文章让人了解到，当时净琉璃寺附近还只是田园地带，甚至连寺庙的位置都不是很显眼。而现在道路已经修整过，寺门前有五家兼营食品的土特产商店，并附带有停车场。

但是由于地形狭窄，大型观光汽车无法频繁进出，从奈良到这里只有乘坐出租车或班次很少的巴士。这里交通不便，但也正因如此，很受欣赏大和路的宁静与幽闲的人们欢迎。

通往寺院的道路两旁种着马醉木的树墙，当可爱的白花开放的时节，狭窄的道路上人头攒动。现在离花开时节尚远，又下着冷雨，净琉璃寺附近十分清静。

吉田初枝打开了店门，抬头看了看阴郁的天空，打了个喷嚏。

吉田初枝的家位于去净琉璃寺的途中，从道路左侧沿着踏脚石走进去，是一家兼营茶室和土特产的小店。吉田初枝的丈夫武男从小时候开始栽培花木，卖给寺庙和旅馆，后来开了间小商店，做些艾蒿糯米点心之类的时令货出售给来寺院参拜的游客。这也是寺前的第一家商店。

武男家原先是花匠，历代户主都是花道师傅。武男虽然相貌粗陋，却也有花道师傅的像模像样的头衔。商店营业的

空闲时间里，武男在店旁边稻草屋顶的房子里给町内的家庭主妇或远道来访的客人教授花道。

上午还有些顾客，下午两点之后客人稀疏。一群高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跑进来避雨，笑声、喧闹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她们买了些美术明信片、护身铃等便宜的纪念品。之后就再没有顾客光临，道路上也看不到参拜者的身影。

雾气般的雨丝飘进店里。吉田初枝怕雨打湿商品，刚想去关上店门，去大阪批发商处进货的武男回来了。

“山门那儿有个古怪的女人。”武男一边脱雨衣一边朝门外翘翘下巴说道。

“什么古怪的女人？”

“在山门下面一会蹲，一会站，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呢，但又不像。”

“是吗，怎么回事？”吉田初枝出了小店，走到去寺院的道路上。

雨没有变大，也没有停息，像被风徐徐吹动的窗帘一样继续下着。在雨中净琉璃寺小小的山门下，一个女人面朝安放着药师如来像的三重塔一动不动地站着。

她站立的姿势看起来很悲伤，该不会在哭吧。

女人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防寒服，衣领高高竖起，没有打伞和戴帽子。虽然只是蒙蒙细雨，但却直飘进山门底下。她的长发已被雨浸湿，重重地垂在肩上。雨滴可能正沿着脸颊从下巴一滴滴地往下落。

吉田初枝急忙回到店里，向在里面收拾货物的丈夫问道，“哎，她在那儿干什么啊？”

“刚才我就想说，如果是祈祷吧，时间也太长了。她还

在那儿吗？”

“在啊，总是站着一动不动的，那是在祈祷吗？”在吉田初枝看来，那只不过是呆呆地站着而已。

“可别感冒啊。”

“我也这么想着。”

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春雨仍带着刺骨的寒意。

“我去一下。”吉田初枝撑开伞又出了门，小跑着向山门走去。

离着大约还有20米的时候，女人觉察到了动静转过头来，雨水从发梢散落下来。

“哎呀，被雨淋了吧。”连吉田初枝自己也觉得说了句多余的话，同时放慢了脚步。

女人大约有二十四五岁，脸色白净没有化妆。嘴唇与其说是红色倒更接近紫色，一看就知道正忍受着寒气的侵袭。她大眼睛，高鼻梁，容貌很漂亮。但这样子反倒显得凄惨，令人哀伤。她右眼有一颗小小的哭痣给人深刻印象，不知道淋湿脸颊的是泪还是雨。

“需要的话，这伞借给你。”吉田初枝把手中的伞递过去。“我在那家土产商店，待会来还就行了。”

“谢谢。”女人轻声地说。突然像是吸进了雨雾，她有点抽噎，轻轻低下头。“我马上就走，不用了。”

女人的口齿清楚，语调像东京人。她又看了一眼三重塔方向，接着就举步离开了。在要走出参拜的道路时，女人稍稍回身点了下头，走远了。

第一章

在抄写经文的寺院

1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浅见光彦接到了《旅游与历史》主编藤田打来的电话，“奈良的日吉馆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你能给我去看看吗？”

星期一清早就打电话来，语气又急匆匆，说明肯定有问题，比如约好的稿子没着落，或者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那个日吉馆是什么地方？”

浅见光彦带着戒备问道。

“啊？那么有名的日吉馆你居然不知道？”

藤田有点瞧不起似的笑了一阵。

浅见光彦等藤田嘲笑完又问道，“究竟是什么地方？”

“你真不知道啊！真让人吃惊，好歹也是个耍笔杆子

的，日吉馆你总该知道的吧。”

“别再教训我了，你不肯告诉我？我可不是那么有空的人。”

“是吗，你说没空，意思是你正忙着工作哪？”

“当然啦，我正在收集关于偶人的神秘传说的材料，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浅见光彦讲得有点煞有其事，但“忙得不可开交”也并非撒谎和夸大其词。最近浅见光彦正卷入和偶人相关的奇妙的事情，如他所讲，每天为之东奔西跑。

“偶人？是吗，就是天下无人不知的偶人节吧！”

藤田说着无聊的俏皮话，一边用“天下无人不知”尖刻地挖苦态度与平常有些不同的浅见光彦。

“那么你都在哪儿溜达？”

“什么溜达，真让人讨厌。”浅见光彦先表明自己的不快，接着说，“主要对象是门迹尼庵。”

“门迹……是什么意思？”

“门迹尼姑庵简单地讲就是皇族、贵族出身的公主出家当住持的寺院。”

“哦，门迹尼庵是这个意思。”

“你好歹也是个历史杂志的主编，这种常识总该知道的吧。”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那么去那些地方和偶人节又有什么关系啊？”

“出家做尼姑，如果是年轻的公主，多半是出于无奈为了排遣寂寞会带一些偶人做伴，在这些偶人中间流传有珍藏的宝物，我正在寻访这些东西。”

“哎……等一下，这样的话，你如果早点说不就是去参拜寺院吗？”

“晚点说也一样是参拜寺院。”

“太棒了！”

藤田可能忍不住拍了下手，话筒像是掉了下来，浅见光彦的耳朵听到刺穿耳膜的尖锐响声。

不管是什么让藤田如此这么兴奋，浅见光彦感到的却是不安。依照以往的经验，藤田的“太棒了！”对浅见光彦而言多数是“糟糕了！”

“浅见，真是太巧了。”

藤田的声音里像涂了蜜糖，这越发是要警惕的征兆。

“什么太巧了？”

“如果说公主们当尼姑，那么门迹尼庵是在京都或奈良一带吧？”

“可以这么说，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哎呀，一概也好大概也好，总而言之，你利用工作之余帮我顺路去日吉馆采访一下。”

“顺路？……”

“是啊，哪条路线都到奈良，不是顺路吗？请你就用《呜呼，日吉馆将何去何从》的题目给我赶一篇30页的稿子。虽然没有差旅费，稿费还是按老规矩给。”

藤田俨然以恩人自居，说完“那就拜托了”就急急地挂断了电话。

居然被人说好歹也是个耍笔杆子的云云，浅见光彦不得不去查了下“日吉馆”是怎么回事。结果知道了以下的东西。

日吉馆是旅舍，而且可能是奈良市内，即使讲最寒酸也不为过的旅舍。

日吉馆位于东大寺门前，即奈良国立博物馆之前。可以说处于最佳位置，是两层木建筑，其年代甚至令人怀疑比奈良国宝级的寺院更古老。当然其中的设备也都是些要进博物馆的东西。

但是如果夸张地说，这个日吉馆脍炙人口的程度可以与奈良宾馆比美，对喜爱奈良的人而言，不啻为一处圣地。

昭和47年的NHK星期一剧场《红蓝奈良》，就是以日吉馆和出名的女掌柜为模特的。此后这家破旧的旅馆迎来了以有闲一族为主力蜂拥而至的观光热潮。

《红蓝奈良》当然是编造出来的，与日吉馆的本色相差甚远。《红蓝奈良》之后的游客都是因为虚构的故事慕名而来。而从曾经在此投宿的、或在此长期寓居的客人名单就足以让人了解原先日吉馆的价值。

会津八一、久松潜一、野间仁根、铃木信太郎、杉本健吉、广津和郎、上野直昭、土门拳、青野季吉、龟井胜一郎、志贺直哉、竹田道太郎、小林刚、和田信贤、服部正、堀辰雄、石井鹤三、鹰司平通、谷川彻三、松田权六、高田保、和脑哲郎、小林秀雄、阿部知二、三好达治、西东三鬼、东野英治郎、芥川比吕志、水原秋樱子……要列举在店簿上留下姓名的名人则不胜枚举。新闻解说员料治直矢幼年就曾随当时是记者的父亲熊太在日吉馆居住过。

这些名人在战前战后以及战争中支撑了日本的文化与学术，他们在奈良探求日本文化艺术根源的时候，日吉馆就是前沿阵地，并且发挥着后勤基地的作用。

受到他们熏陶的学生们很多也聚集到日吉馆求学。

在《奈良的旅舍·日吉馆》中，料治熊太写道：“来到奈良便喜欢上了这里，日吉馆的阿姨称呼居住在这里的学生、青年为‘小朋友’。而漫画家冈部冬彦到奈良“求学”，在此住宿时曾有过意想不到的经历，他这样介绍：“被领到二楼，6席的榻榻米是红褐色，细白布的窗帘上粘有污点，到早晨发现从柱子和墙壁间竟可以看到天空。来喊我起床的阿姨说的是：‘怎么啦，你不是来奈良游玩的吧！快起床去做事情、用功去。’”

藤田总编说“这家日吉馆马上就要不复存在”，这对于浅见光彦这样的门外汉而言无关痛痒，而热爱奈良的人却难以表达惋惜之情。夸张点说，可能是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的事件。

“去看看么？”浅见光彦想。反正要去京都、奈良，而且已经有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费用的心理准备。30页的稿子能拿多少稿费姑且不谈，大致可以补足旅费吧。

更为重要的是浅见光彦有一种预感，探访日吉馆是个前奏，会遇见无法预料的事情。夸大地讲，浅见光彦具有像特异功能者那样未卜先知的能力。他有过许多这样的经历，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直觉后来都被意外地证实了。

浅见光彦在已经计划好的去京都、奈良旅行的目的中加上探访日吉馆的日程，三月中旬从东京出发了。